

陸、外來語的台灣化

一、日本語的臺灣化

一八九五年日本佔據臺灣，總督府一開始便把「國語（日本語）教育」當作第一要務。臺灣人爲了反抗這種國語教育曾經演出了芝山巖事件。但是到了日據末期，「國語」教育表現了極大的成功。日本語成了臺灣人表達新思想、新生活的日常用語，而臺灣話不過是舊思想、舊生活的家庭用語而已。因此生活在日據時代的臺灣，臺灣人說臺灣話不得不摻入許多日語，就好比現代的臺灣人說臺灣話不得不摻入許多「國語」（北京話）一樣。

臺灣話吸收日語不是零星進口，而是成套的被強迫推銷的。所以日據時代，任何日語都可能出現在「臺灣話」之中。

在這種情形下，日語的「臺灣化」是勢不可免的。任何語言在吸收外來語時，都不免會把外來語「母語化」。不可能長久的讓兩種不同的語音系統，並行不悖。日本語的語音系統在侵入臺灣話的過程中，同時已經進行了「臺灣化」了。現在我們先討論聲調的部份。這是「臺灣化」最

徹底的一部份。

侵入臺灣話的日本話可以分爲兩部份。即已經完全臺灣化的「臺灣腔日本語」和未完全臺灣化的「臺灣腔日本語」。「臺灣腔日本語」在日本戰敗之後，陸續的隨著日本統治者撤退返日，而由新的「國語」（北京話）取而代之，現在已經所剩無幾了；至於「臺灣腔日本語」則已經完全成爲臺灣話血肉的一部份，無法分離了。許多人還不知道是外來語。

甲、臺灣腔日本語

所謂「臺灣腔日本語」，指的是脫離「臺灣腔日本語」的語音系統，而納入臺灣話語音系統之中的日本語語彙而言。當然這些語彙多半是日本由歐洲輸入的「外來語」，但日本既已吸收爲日本語，並且其發音亦已日本化，當然可以算日本語，同理，輸入臺灣之日本語既已臺灣化，自然也可以算是臺灣話。

1. /k'ɕŋ²/ (動詞，以水泥砌、或鑄、築)

/k'ɕŋ¹ ku² di²/ (名詞，混凝土)

日語コンクリート (konkuri:to) → 英語concrete。

2. /bɔk²/ (動詞，以西洋拳擊「打」)

/bɔk² sin³ k'u¹/ (名詞，拳擊)

日語ボクシング (bokushingu) → 英語boxing。

ɛ/dziaŋ²/ (gian²) (猜拳)

日語ジャンケン (dʒanken) → 中國語「兩拳」，或說「缺拳」(日本化漢語)。閩南話原有sut³一詞廢。

4/k'i³ bɔ³/ (感覺、心情)，如/k'i³ bɔ³ bai³/ (心情不好、討厭)。

日語キモチ (氣持kimotʃi)

5/di² a³ k/a²/ (手拉車)

日語リアカー (riaka:) (長音變短音) → 英語rear car

6/gi³ ta¹/ (吉他)

日語ギター (gita:) • /gi/ 音節拖長。

7/a² sa³ di²/ (乾脆)

日語アッサリ (assari) 第一音節是促音，臺灣化變舒聲。如長音，則アサリ (漁り) 應

是打魚之義。

8/bã³ sa³ dzi¹/ (馬殺雞、按摩)

日語マッサージ (massa:dʒi) → 英語massage

7.8.兩例日語促音依照臺灣腔日本語的規則，第一音應該是第二度短音才對，但這是不合臺灣話的語音規則的，臺灣話除非後字是輕聲，如/p'a² si¹/ (支死，打死) 有/ɛ/+/ɪ/的例子外，原則上/ɛ/是不放在前字的，因為前字必須變調，而入聲變調只有/ɜ/和/ɪ/，沒有/ɛ/。所以7.

、8.兩例「臺灣化」之後，第一音節都變成長音了。

乙、臺灣腔日本語

日本語的「調制」和臺灣河佬語完全不同。

1.日本語和臺灣話雖同為旋律性語言，但日本語是多音節語言，每一個音節孤立起來就失去了聲調，只有和別的字連讀時才比較出音的高低。但臺灣話屬於漢語，漢語是單音節語言。漢人在發音時內心都知道自己要發什麼調階的音。一發音，即使是單音節，對方也可以根據語氣，以及說話當時別的句子聲調，估計出對方的調階，因此不會產生誤會。比如：

問：「玆是什麼？」

答：/ti²/

這一定是「豬」不會是箸 /ti²/，也不會是蒂 /ti¹/。

但在日本語，這是不可能的。比如：

問：これはなんですか？

答：ひ (hi)。

/hi/到底是「火」還是「日」呢？無法斷定。/hi/如果跟著高音助詞，如 /hi¹ da²/ (日だ) 我們才知道說的是「日」；如果跟著低音助詞，如 /hi² da¹/ (火だ)，我們才知道說的是「火」。

2. 臺語有三調階，但日語只有二調階。比如日語：

ワタクシ/wa¹ta²ku²shi²/ (我)

實際的調值可能是/1222/，也可能是/2333/，這在漢人的耳朵裏就難以理解。

這兩點是本質上的差異，漢人最感困惑之處在此。

現在我們再來考察東京標準語的調類和臺灣腔日語的差異。

日本東京標準語有兩大類聲調。

(一) 平板調。所謂平板調不是一音節內的音高的平板，也不是一串音節之間無聲調的起伏。而是一上升之後，直到附著於該語詞的助詞為止都不下降的一串音節的聲調之謂。但這樣的調子在臺灣腔日本語是付諸闕如的，以下就是平板調被臺灣人讀成起伏調的例子。

ワタクシ/wa¹ta²ku²shi²/ → /ua² ta³ k'u³ si²/ (私=我)

サン¹/sam¹² ma²/ → /sam³¹ bā¹/ (秋刀魚)

アメリカ/a¹me²ri²ka²/ → /a² be³ di³ k'a²/ (America..美國)

トーキョー/to¹o²kyo²/ → /t'o²³ k'io³¹/ (東京)

オジサン/o¹dʒi² san²²/ → /o² dʒi³ san³¹/ (伯叔父)

オバサン/o¹ba²san²²/ → /o² ba³ san³¹/ (伯叔母)

(二) 起伏調：起伏調指一個語詞，包括附著於語詞末尾的助詞在內的各音節，在最後一音節之前的任何一音節下降的調型而言。有頭高調、中高調、尾高調。

(1) 所謂『尾高調』，是在助詞之前一音節下降，它和平板調的不同只是平板調後的助詞不下降，而尾高調後的助詞下降。所以從語詞本身來看，兩者是完全相同的。因此臺灣腔日本語既沒有平板調，當然也就不會有尾高調了。以下各例附上助詞：

ハナが/ha¹na²ŋa¹/→/ha³dā²ga¹/ (花が)

オトコが/o¹to²ko²ŋa¹/→/o²to³k'o²ga¹/ (男が)

イモトが/i¹mo²o²to²ŋa¹/→/i²b³to¹ga¹/ (妹が)

オシヨーガツが/o¹sho²o²ŋa²tsu²ŋa¹/

→/o²sio³ga³tsu²ga¹/ (お正月が)

換言之，臺灣腔日本語是不將助詞計算進去的。所有助詞都讀成/1/，語詞在第二度及第三度之間分高低。臺灣腔日本語的/2, 3/相當於日語的/1, 2/。

(2) 所謂『頭高調』是，高音在第一音節，其餘都是低音。這個調子臺語有，但只限於二音節的語詞，超過二音節便沒了。

ヒが/hi²ŋa¹/→/hi²ga¹/ (火が)

アメが/a²me¹ŋa¹/→/a³bē²ga¹/ (雨が)

ホテルが/ho²te¹ru¹ŋa¹/→/ho²te³du²ga¹/ (hotelが)

コモリが/ko²i mo¹ri¹ŋa¹/→/k'o²b³di²ga¹/ (蝙蝠が)

(3) 所謂『中高調』，是三音節以上的語詞，其高音在頭尾音以外的中間任一音節者。如：

ルロロ /ko¹ko²ro¹/ → /k'o²k'o³do²/ (ㄉㄛ)

オーキイ /o¹ k¹i²/ → /o²k¹i²/ (大)

アリガトー /a¹ri²ga¹to¹/ → /a²di³ga¹to²/ (謝謝)

這個調在臺灣腔日語用的比較多，可是除非高音落在語詞末二音，巧合之外，落在其他音節的也不出現在臺灣腔日語。

這麼看來，臺灣腔日語和東京標準語的聲調系統根本不一樣。

(1) 以入聲代日語中的促音（有小ッ的），但日語的促音其實是無聲的一拍，和上一拍合起來共二拍，而臺灣腔日語卻變成只有半拍，如果入聲後短暫的休止算半拍的話，也只是一拍。音節數也少一個。如東京語：

イッパイ /ip¹pa²i²/ (一杯＝滿)

共有四音節。亦即一個方塊算一音節。但臺灣腔日語卻是：/ip²pa¹i²/ 只有兩個音節。

(2) 長音、複元音、鼻韻，只要假名寫兩個方格的便一定是（拗音不算二音節）兩個音節，亦即兩拍。但臺灣腔日語都只認定為一拍。如：

トーキョー (東京) /to¹-o²kyo²-o²/

四音節，臺灣腔日語 /t'o² k'i²o²/ 只有二音節。

ヨーカン (羊羹) /yo²-o¹ ka¹ŋ¹/

四音節，臺灣腔日語 /io² kaŋ²/ 只有二音節。

(3)最重要的原則是，臺灣腔日語的高音永遠落在語詞末二字的假名上。我說是「末二假名」不是「末二音節」，這兩個名詞在東京腔日語大體可以說同義（除拗音外），但由於上述二項所述，臺灣腔有把日語二音節讀為一音節的情事，所以假名和音節不是一回事。但是奇怪的是，臺灣腔日語的高音取位不是根據實際發音，而根據書寫文字假名，即末音為長音、複元音、鼻音時，高音仍在末二假名，顯示所謂臺灣腔日語的聲調，主要是由視覺認字，然後自己杜撰出來的東西。這個原則在前例中俯拾即是，為了明瞭起見，姑依音節數整理如下：

ア、イ、ウ、エ、オ / a² be² / (雨)

アメリカ / k'o² k'o² do² / (弓)

アメリカ / a² be² di² k'a² / (America, 美國)

オジサン / o² dzi² saŋ² / (叔父、伯父)

ボクシング / bok² siŋ² k'u¹ / (boxing, 拳擊)

コンクリート / k'ɔŋ² ku² di² to¹ / (concrete, 混凝土)

(4)原則上日語中的低音/1/臺灣腔以/2/表之，高音/2/以/3/表之，所以除非碰上有長音、複元音、鼻音、否則很整齊的是以下的調型：

/3.2/ (一音節)

/2.3...3.2/ (三音節以上)

也就是說最後一音必為/2/，末二音必為/3/，三音節以上語詞的第一音節必為/2/。

(5)三音節以上的語詞爲長音、複元音、鼻音時，

1.出現在第一音節，該一音節必爲/23/，如：

コンクリート/23.3.31.1/ (混凝土)

2.出現在末一音節，該音節必爲/31/。如：オジサン/2.3.31/

3.出現在末二音節，該音節必爲/31/，且末一音節必降爲/1/，如：ボックス/2.31.1/

4.出現在中間的音節（前第二以後，末第三以後）時必爲/3/。如

サンフランシスコ/san² hu³ dan³ si³ su³ k'o²/ (San Francisco 美國舊金山)

二、「臺灣國語」與「臺北國語」

「臺灣國語」是光復以後，臺灣人之間在國語教育下創造的一種「國語」，流行於鄉下，往往因爲它離開標準較遠，使用者地位較低，曾經使它成爲被恥笑的標幟。

「臺北國語」是民國三十八年以後，國民政府撤退來臺，大批外省人在城市中五方雜處，其第二代在國語教育的指導下創造的。由於外省人政治地位的優越，「臺北國語」一向是驕傲的象徵。不過近十年來，大部份第三代，甚至第二代的臺灣人都學會了「臺北國語」，「臺北國語」已經不是外省人的商標，它所代表的階級色彩也就日漸模糊了。

「臺灣國語」可以視爲臺灣省的鄉音，「臺北國語」則是各省混合在國語教育的指導下新創

的語言。「臺灣國語」是臺灣人的第二母語，「臺北國語」是外省人第二代、第三代，一部份臺灣人第三代的「第一母語」。

許多人以為他的「國語」很標準，其實只是標準的「臺北國語」，而「臺北國語」離開標準音（北京方言）有很大的距離。就發音上言，比東北話還不標準。尤其是臺灣人子弟踴躍加入「臺北國語人」的陣容。這些臺灣人「國語家庭」以自己的「臺灣國語」教導子女學習「臺北國語」，不用說這第二代的「臺北國語」受到「臺灣國語」的影響之大了。

「臺灣國語」是臺灣人以臺灣話的發音習慣去掌握標準語所產生的結果，基本上說來，它和臺灣腔日本語一樣，是屬於臺灣人的「國語」，所以臺灣人在說臺灣話時夾雜了許多「臺灣國語」或是「臺灣腔日本語」不會感到有什麼「扞格」之處。但「臺北國語」不是那一省人的鄉音，它只是一種不標準的「國語」而已，而這種「國語」的語音系統、發音方法和「臺灣國語」「臺灣話」有很大的距離，可以說是兩個系統。所以講「臺灣話」夾雜「臺北國語」的確有不自然的地方。可是由於臺語教育的荒廢，目前臺灣人說臺灣話不夾雜「國語」詞彙幾乎無法表達思想。而「臺北國語」又和「臺灣話」在發音上互相扞格，不但發音上，甚至聽覺上都會覺得不舒服。其結果，便是乾脆不說「臺灣話」。加上學校禁止說「臺灣話」，學童長大以後養成說「臺北國語」的習慣，長此以往，「臺灣話」將在「臺北國語」的強勢壓力下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本書的主題限定於「臺灣河佬語」之研究，我們只能處理與「臺灣河佬語」有關的問題，如「臺灣腔日本語」和「臺灣國語」等，至於「臺北國語」，爲了比較方便，我們也順便提及。

「臺灣國語」的聲調，其實是取臺灣話的調位和標準語相近的部份以爲「四聲」，而標準語的「四聲」如果以三音階來處理的話，正好都可以在臺灣話十個調位中找到。茲將標準語四聲調位，用三階制列表標示於後：

變調	本調	
3	3	陰平
23	23	陽平
1/23	12	上聲
32	31	去聲

表十八：
標準語四聲調位

以上所使用的六個調位，在臺語中都可以找得到。

標準語陰平、陽平是不變調的，去聲變調不降到底，和臺灣話是一樣的，臺灣話的高降調／31／當變調用時調值也有個同位音〔32〕，我們把臺灣話的／32／歸入／31／的調位，而把標準語分開，完全是音位上的考慮。

不過調位的相同，或者說調位標示符號的相同並不表示調值的相同。這一點，如果改採四階制來處理，就清楚了。

變調	本調	
4	4	陰平
24	24	陽平
21/13	213	上聲
42	41	去聲

表十九：
標準語四聲調位四調階制標示法

表中所示的上聲（第三聲）很明顯的是由第二度下降，然後再升到第三度的，但是「臺灣國語」把這個下降的曲折部份取消了，直接以臺灣話／12／（陽平本調）的調位去發音，於是就顯現

了「臺灣國語」的特色。

至於臺北國語，這個上聲，一下降就不再上升了，其調值很像臺灣話的陰去聲「1」||「10」。『臺灣國語』的上聲變調第一式，用的是「1」||「1」不下降。本來臺灣話也有「10」的調值，用作去聲本調，但「10」只出現在本調，它的同位音「1」又只出現在變調，所以上聲變調用「1」來發音不用「10」是很自然的了。至於上聲變調第二式的「13」和陽平的「24」無論「臺灣國語」「臺北國語」都無法區別，在「臺灣國語」均以「23」的調位讀出（註）。

「臺北國語」上聲變調和本調一樣。如果去聲，依趙元任先生的看法也算不變調的話，那麼四聲中便只有上聲十上聲變第二聲一種變調了。

至於輕聲，北京話是一種隨前變調輕聲，但在「臺灣國語」和「臺北國語」都變成「固定調輕聲」了。調值固定在第二度。不但如此，「臺灣國語」的「輕聲」並不輕，它是以陰入本調的「2」來取代，後面明顯的有個喉塞音，顯示「臺灣國語」特色。

現在舉「誰的帽子？」「我的媽的」這兩句話為例。兩句話用了四個詞，每個詞聲調都不同，後面都跟著輕聲，現在來比較三種「國語」的異同，符號採用三階制。

	誰／的．	帽／子．	我／的．	媽／的．
標準語	23—2	32—1	1—3	3—2
臺灣國語	23—2	32—2	1—2	3—2
臺北國語	23—2	32—2	1—2	3—2

表二十：
三種「國語」
的輕聲調比較

還有一點，北京話常常喜歡使用無定音輕聲，無論陰、陽、上、去、輕聲，後頭都可能跟著無定音輕聲，其調值相當於「10」。下面用↘的符號表示，茲略舉數例：

算了↘

人家不去了↘

你就別再嚕囂了↘

但這種無定音輕聲，臺灣國語和臺北國語都幾乎廢了。

另外要附帶說明的是，標準北京話的調階只是歸納的結果。我們以為歸納為三階比較簡單，但歸納為四階也很合理。北京話的調階只有第三度有一個平板調（陰平），其餘都是起伏調。輕聲雖有三個平板調，但沒有辨義作用，所以調階意識很模糊。

總而言之，從音位的觀點上說，我們可以說北京話有三個調階。但從調值上說，決不能認為北京話的三調正好和臺灣話相同。

事實上北京話的三調之間，第一度到第三度的音程比臺灣話要大，也就是說，北京話的↘（第一聲）比臺灣話的↘（陰平）要高一點。

臺灣人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還是以臺灣話的調階說國語，所以就整體而言；「臺灣國語」就顯得語調平淡。把它了解為語氣時，好比說話缺乏信心一樣。

「臺北國語」本來音程比「臺灣國語」寬，不過近年來受到「臺灣國語」的影響。第二代的「臺北國語」，似乎也和「臺灣國語」一樣窄了。

註：

甚至有些人第二聲、第三聲都以ㄟ讀出，於是四聲便只剩下三聲了。